

衡山县法院立案庭庭长 易琴芳 口述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实习记者 张秋宇 整理

父亲离世,母亲离家出走,家中留下3个未成年孩子和一对老人,是否可以撤销母亲的监护人资格?近日,衡山县法院审理了一起隔代监护权纠纷案件,帮助3个长期处于“黑户”状态的孩子获得上学机会。参与审理案件的衡山县法院立案庭庭长易琴芳在两个多月后对当事人进行了回访。她说——

“法官,你能不能让我们当孙子孙女的监护人?”今年8月,胡爷爷来到法院找我询问监护人资格的问题,3个孩子的身世也慢慢浮出水面。

他们的父亲胡某跟母亲黄某在打工期间相识相恋,生下两女一男,分别是小芳(12岁)、小花(8岁)、小明(4岁)。由于双方未领取结婚证,一直没有为3个孩子办理落户。

胡某在2023年下半年因车祸去世,黄某深受打击后离家出走。眼看大孙女快到初中的年纪,因没有户口,孩子入学建档成了难题。为了帮孩子办理落户,胡爷爷向村委会、派出所、民政局等多个部门提出申请,但受多种原因影响,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当地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找到法院,希望协调处理此事。

## 讲述<sup>19</sup> 母爱



易琴芳(左一)带着慰问金和文具看望孩子们。

如果确实是孩子母亲怠于行使监护职责,且已经严重危害到3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孩子的爷爷奶奶是可以向法院提起特别程序,申请撤销孩子母亲黄某的监护人资格,但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黄某已经无法行使监护人资格。

这是2020年民法典通过以来,我们法院受理的第一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案件难就难在收集证据。首先要证明3个孩子是胡家的孩子,还必须证明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行使监护职责。

黄某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

现在究竟在哪?为什么撇下3个孩子不管?

公安机关找到黄某的贵州老家,没想到扑了个空。黄某的老家说,黄某生子后,与娘家联系很少。最后,公安部门通过通信定位在广西钦州找到了这位“失踪”的母亲。

“你愿不愿意回到衡山县协助3个孩子做户口登记?”民警问黄某。黄某说,她到处打工,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无力抚养3个孩子,同意放弃自己的监护人资格。之前给孩子爷爷打过3000元钱作为小孩的抚养费,如果自己以后经济条件好了,会给3个孩子寄钱。

在做好前期资料收集工作后,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将3个小孩的监护人由母亲变更为祖父母。胡家二老赶紧拿着判决书到公安机关为3个孩子申办了户口,还好没有耽误孩子上学。

案子结束了,但我对3个孩子的牵挂没有结束。

11月4日下午,我跟女同事带着慰问金和文具到他们家回访。胡爷爷特地到街上买了水果来招待我们。我们了解到,老二老三在家;大孙女上初中了,周末才回来。她对母亲的情况知晓一些。我跟爷爷奶奶说,在孩子们面前提起母亲要注意表达方式,不要让孩子带着对母亲的怨恨度过童年。

作为一名母亲,我看着眼前这两个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很怕生,皱着眉,不敢跟我们说话。

于是,我们带他们到镇上逛街,买了一些零食跟玩具。在桌子旁,拆开新买的绘本和彩笔,教他们在绘本上写写画画,给他们讲绘本上的故事……孩子笑了,我们也笑了。

孩子奶奶拉着我的手说:“易法官,谢谢你们这样重视我们,帮

了我们的忙,还带这么多东西来。我一定要送一锦旗给法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送锦旗就免了吧。”我回答。

“我们现在就担心,万一哪天天生个什么病,我们倒下了孩子们该怎么办。”奶奶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也红了眼眶。

“法官阿姨,谢谢您。我现在也可以照顾弟弟,等我长大了,我还可以照顾好爷爷奶奶。阿姨,你会再来看我们吗?”小花睁着大大的眼睛问我。

“当然了。我是法官,也是你们的‘爱心妈妈’。你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和困惑都可以和我说,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我牵着小花的手说。

回去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跟同事约好给3个孩子买新鞋,准备厚一点的衣服和被子过段时间给他们送去。我的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她知道了也很受触动:“妈妈,到时候我也跟你一起去看望他们。”

你看过电影《第二十条》吗,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这部电影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维护公平正义,也要去给予那些需要爱的人更多的温暖。

人间最伟大、最温暖的还是母爱。我们就给这3个孩子当一回“法官妈妈”吧!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张多朝 口述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实习记者 孟文静 整理

“到我们这里的案子都是久病成痼,疑难杂症都是常态,只要案子一天未处理,我们的心就一直悬着。”

自2017年大学毕业进入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以来,张多朝参与办理了多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荣获全国控告申诉检察业务能手、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业务标兵、全省检察机关控告申诉优秀答辩奖等荣誉。他说——

6楼1个不到50平方米的房子,住着两个成年人,70多岁的父亲带着他近40岁、患有二级智力残疾的儿子。回顾我在2022年办理的这起司法救助案件,还得从2014年的一起交通肇事案说起。

救助人王永(化名)患有二级智力残疾,其母在2014年的一场摩托车交通事故中离世。由于肇事司机在此次事故中受伤,无法接受法庭审判,案件只能中止办理。2022年,肇事司机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王永一家终于迎来法院的最终判决:肇事司机张雄(化名),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你们怎么没有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宣判后,我从法院那里了解到,2014年的这起交

## 讲述<sup>20</sup> 落地



张多朝(右一)进社区为居民答疑解惑。

通肇事案(刑事案件)中,王永一家始终没有主动提起民事诉讼。这与此前王永家属表示想要赔偿的请求明显存在矛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带着这些疑问,我拨通了王永家属的电话。

“检察官,我是真的需要这笔赔偿金,但我不懂法,也不知道该怎么搞,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那头,王永几乎是乞求着说,“王永小时候脑子得了病,他妈现在又走了,我年纪也大了,挣不了几个钱,上面还有90岁的老母亲要养,这日子真不知道怎么熬下去……”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我内心更加坚定,一定要帮王永拿到赔偿金。

但在对肇事方进行调查走

访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动摇了。

在衡阳市雁峰区一间月租两三百元的廉租房里,张雄的父母一直贴身陪护在他身边。7年前的那场交通事故中,摩托车的剧烈撞击导致张雄颅骨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造成多发性大脑挫裂伤,长期处于生活无法自理的状态。前期治疗已经花掉这个家庭的所有积蓄。

“从抢救室出来,医生就说了一句‘准备后事吧’。”张雄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能熬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先不说人家没有提赔偿金,就是提了我们也拿不出来。”提到对于王永一家的赔偿,张雄的家属坦言。

一起车祸,两个悲剧。目前,要从这样一个家庭里拿到

赔偿金是不可能的事。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二天,我又到王永家,外边刚刚下过雨,由于是顶楼,房间又漏雨,屋里的空气湿漉漉的,地上堆放着生活垃圾,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我把张雄的情况告诉王永的父亲。“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家里也拿不出钱,唉……”王永的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眼角耷拉下去。

从王永家里出来,我心情沉重。很难想象这么多年里王永一家是怎么过来的。由于患有二级智力残疾,近40岁的王永在智力上和3岁孩子相当。母亲出事前,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母亲打理。据王永的邻居反映,母亲离世后,王永经常没穿裤子就在小区里跑,还会随地大小便。

回去后我开始查阅相关文件和法律规定,发现了新的突破口——国家司法救助。我立即将这个发现与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同事进行沟通,并就王永的情况是否符合救助条件向

衡阳市检察院同事请教。

有了一定把握后,我再一次上门,对王家人说:“你们其实可以试着帮王永申请一下国家司法救助金,申请材料我来协助你们准备。”

“什么救助?”王永的父亲没有听清。“就是国家给你一笔钱,帮你渡过难关。”“国家给钱?”他半信半疑。“符合国家救助条件就能给钱。”这时,我有一种自豪感,为能够帮助王永一家想到办法,也为国家有这样的政策。

经过审查,王永的情况完全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最终成功为王永申请到两万元救助金。

“谢谢,张检察官,感谢您帮助我们一家!”此事过后,我偶尔还会到王永家去看看,和王永的父亲聊聊天,得知王永一家现在已经换到了一个环境好一些的地方生活,王永每个月也有低保补助作为生活保障。看着王永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不得不得为他们感到开心。

让国家政策帮助真正需要的群体,让政策落地,让老百姓的忧心落地,让司法温情落地——这应该就是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吧。

湖南法治报常年法律顾问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  
陈平凡律师团队

联系电话:18898840467